

盈盈母爱一罐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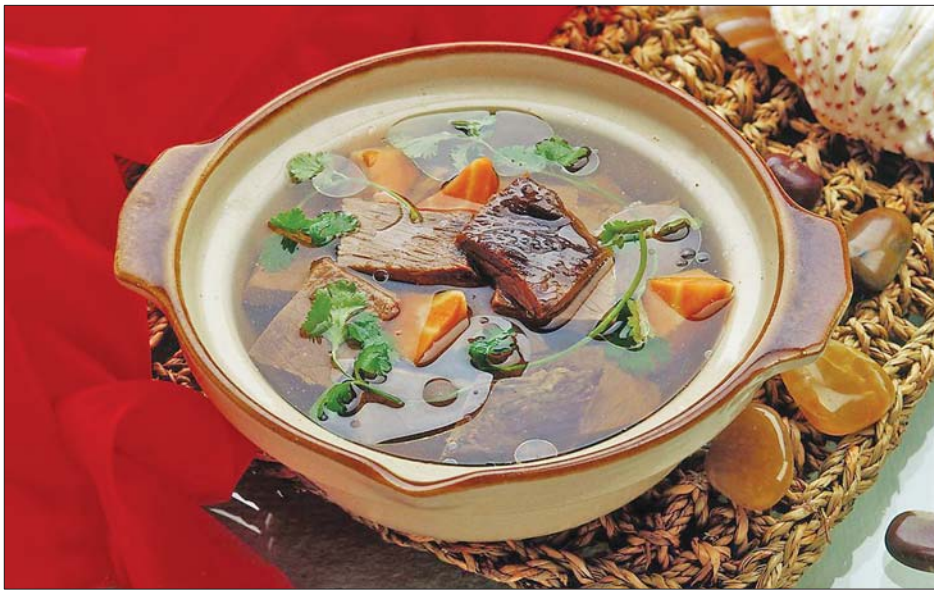
爱情断舍离

□刘兵

母亲有烹调的好手艺,然而,她拿手的还是煨汤。这些年来,母亲一直用精巧的厨艺滋养着一家老小的胃,把我们的身体养得健康康、舒舒服服的。

母亲弄菜的手艺是从姥姥那里传承下来的。她奉信的生活哲学是,穿的和住的可以马虎点,但吃的一定得要舍得投入。这不仅是钱的问题,而且还要投入巨大的精力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,吃着她细心打理的各种菜肴,只要称好,就是对其劳动成果的莫大赏,还可以增加家庭的凝聚力呢!她在弄菜方面保证有干有稀,稀就是做汤。春夏季母亲端上来的,有熬成了白色醇厚的胖头鱼浓汤,有撒了葱花红黄绿色夹杂的番茄鸡蛋汤,还有清淡可口的冬瓜肉片汤。总之,每天不重样。汤煨得好不好,能足见一名资深家庭主妇的烹调功底。

每年入秋,母亲才真正开始她的煨汤季。老汤罐是从以前老杂货铺里买来的。经年日久,土罐上面刻的图案和字迹已经磨得有些模糊。每次用完后,母亲都会把里外擦拭得干干净净。她一直抱着老观念,土罐更接“地气”,煨出的汤料与电磁锅、电饭煲等弄出的绝对不同。至于食材,母亲在县城找那些挑着担子卖土鸡、水萝卜和野生莲藕的农人。隔一阵,母亲就会订几百斤蜂窝煤,坚持不用带电的器皿。清晨,母亲



在厨房里忙碌着,除准备“正餐”外,再就是精心打理那一罐子汤。家里厨房边的屋檐下,永远摆着一只冒着热气的汤罐,炉火从不熄灭。用大火把汤料炖开后,母亲尝里面“内容”的淡咸度,牛羊鸡肉排骨入味否,肉质软化乎,然后再关小炉门,用文火保温。等到我们放学归来,父亲也下了班,母亲把炉火调大,使汤罐里有袅袅的香味飘出。喝着滚烫带着母爱温度的汤,我们身上顿觉得暖融融的。母亲总是把最“扎实”的整块牛肉、排骨等添给我们,笑曰,孩子们在长身体,需要更多的营养,而

留给父亲和她自己的是一些杂碎和汤的“勾头”。母亲常说,汤也不错嘛!吃肉不如喝汤,里面浓缩的是食物的精华。他们岁数大了,牙口不好,带肉的骨头啃不动。

我们姐弟三人喝着母爱的汤水长大,到外地求学或找工作,随后成家,也有了自己的事业。我们在春节携妻带女回家,母亲在菜场和集市大量采购,把几个备用的老汤罐子一字摆开。七八天的长假里,母亲动作缓慢地拾掇她那最拿手的一罐罐靓汤。儿媳们想帮忙,母亲只让她们打下手,耐心地传授煨汤的秘笈。在亲情相聚相拥的

时光里,我们又喝到久违的土罐鸡汤、排骨藕汤和香菇肚片汤。一如以前,汤还是那样醇厚爽口,让人回味无穷。

那次,儿媳、女婿都啧啧称奇,城里那些速成所谓的“高汤”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母亲做的。在餐桌上我们三家都在争,要把母亲这个“厨神”带回去,天天享受着她们煨的靓汤。

那一刻,母亲咧开没几颗牙的嘴,笑得一脸灿烂,应承道:“如果是诚心,我答应你们。先去谁家,你们抓阄决定。不过,我有个先决条件,那就是把你们的老父亲和我那些宝贝‘疙瘩’——老汤罐都带上哦!”

□李丹

断舍离的概念来自日本,是由物到人的生活态度整理术,通过审视自己与物品的关系,学会整理和取舍,从容面对生活中冗杂的事物人,在物欲绑架生活成为常态的当下,每个人都要学会给生活做减法,走出自己设下的人生樊笼,从容自在地生活。

所谓的断舍离,就是一种减法思维,断就是断绝不需要的,舍就是舍去多余的,离就是脱离执念。从最表层的物品管理,到人际关系,人生态度,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用断舍离的观念来进行内省,最终丢掉执念,平衡欲望,回归简约自由的精神状态,收获轻松丰沛的人生,简单地断舍离就是要摒弃过多的诱惑,将有限的精力投注到切实需求的人事物中,在欲求无限的人生路上轻盈前行。

人生的路上,多余的物品用不着的物品需要清理,而感情也是这样,如果一份感情早已悄然而去,不再属于自己,就一定要及时舍离。

曾经,为了一份不可得的爱情而爱恨纠缠了许久,那时的日子过得天昏地暗,心心念念只想和他永远在一起,心心念念只想和他走到老,可是,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,他表面在敷衍,而私底下与另一个女孩子打得火热,与那个女孩子山盟海誓,行走于山水之间,知道真相的时候,我恨得咬牙切齿,可是恨过了,又会如何呢?而我竟在此纠缠了两年多的时间,白白浪费了大好的青春时光不说,在别人的眼里自己竟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,如若当时懂得及时了断那份执念,自己又如何能处在此种尴尬的境地呢?那时的自己还年轻,犯了错还有纠正的机会与时间,还有理由原谅自己,还可以在摔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,拍拍身上的灰尘站起来,重新寻找一份可靠的新生活,只是那样的经历无论怎么说都是一段沉重,纵使多年之后,我已真的放弃,可是偶尔想起来,还是有微微的痛感与凉意,那时年少不知事,真的是太执着或者是太偏执了,把自己弄得像是一个笑话。

当断不断,当舍不舍的人生很容易让人产生执念,心有执念就会回归简约自由的精神状态执,人若偏执,离所谓的幸福就会愈走愈远,所谓一念放下,万般自在,这一念即是执念与偏执。

影视明星林志玲曾经说过:爱情需要断舍离,当你很确切知道对方人在心不在,那样我会离开,而且不会回头,我是主动离开的人。若是当时,我能主动离开,我又如何能让自己受到伤害呢?

爱情需要断舍离,你若懂得,就会无伤。

飘雪的眷念

□魏益君

让我永难忘怀的一场雪,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。那年冬天我刚从部队回来,等着安排工作。有一夜大雪封门,天亮时雪小了。部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,一大早就起床扫雪。刚



打开大门,就见新处不久的对象牵一辆自行车一路歪斜地走来,红色的围巾上,是一层洁白的雪花,围巾里是一张冻成牡丹花样的脸蛋。在我接过自行车的当儿,她递给我一张纸条,哈着热气说:“给我叔叔捎来的,让你今天去县广播局

面试。”

对象的叔叔在县委工作,那时农村没有电话,只能靠捎信。

她冒雪送来纸条,着实让我们一家感动万分。母亲赶紧起床,麻利的生火取暖。她只呆了一会便起身告辞,说回去晚了,怕家里人惦记。一家人相留不住,我便送她出村。

雪软软的,踩在脚下“咯吱、咯吱”,发出有节奏的声响,应和着我们两颗“砰砰”驿动的心。走到村头那条羊肠小道,路上,两行仅有的车辙和脚印诗一样伸向远方,那是她来时留下的。我问:“你牵了一路自行车?”

她说:“雪太深,自行车只能当拐棍了。”

走了一段,她就不让再送,要我赶紧想办法去县城。

她走远了。望着雪地上崭新的车辙和脚印,我心里热血

沸腾,我想,这场雪一定会让我们走到一起,一定会让我们相伴终生。

果然,工作安定下来,一年后我们就结合在一起。喜事是在老家办的,也是冬天,那一天雪下得特别大,大红炮仗在空中炸响,雪地上铺满了欢声笑语和炸开的红色纸花,把不大的村子沸腾得喜气洋洋。读过高小的父亲一整天都高兴得合不拢嘴,逢人就说:“下雪好兆头,瑞雪丰年!”

那一夜,新房里的灯光柔和地亮到天明。夜里,时有雪花俏皮地扑打在红色的窗棂,把静谧的新房敲打得温馨浪漫,那一口红色的窗子把那个寒冷的雪夜也映得柔情似水。

从那以后,每到冬天,我就祈盼飘雪,去寻觅心灵深处的那份温热,用心感知对一场雪的刻骨铭心的殷殷眷念。

临摹小乡村

□张丽

周末开车回老家,那个我生我长的老地方,那个时常萦回梦乡的小村落。车平稳行驶在柏油路上,基本碰不到车辆,路旁偶尔能看到几个零星的村居,像极了荧幕上边塞之城。同行的老公说:“多看几眼我们的村吧,很快它们就会在禹城政区图上消失。316省道两旁社区建设起步快,基本看不到这样的村落了!”

做为一个从乡村走进城里的农村孩子,我留恋乡村的气

息。那忙碌而喜悦的夏收秋种,整个村子里飘散着收获的气息;寂寥安宁的漫长冬季里,最好是皑皑白雪封住柴门,最好是做第一个醒来观雪的人,最好是茫茫雪野我的脚印后跟着爷爷留给我的阿黄(已经6岁龄的家犬);留恋冰雪初融小河流淌春柳萌动的早春,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我的乡亲们总能抓住关键时节给庄稼注入无限活力,一车车农家肥被老牛车载着“吱吱呦呦”行走在刚刚解冻的软软的路上。“畜生也歌了一

冬了,不图它能运几趟,只是让它练练脚力”,这是我和爷爷背对背坐在牛车前缘上,闻着家肥特有的味道,抚摸着黄牛经过冬季的调养肥嘟嘟的大胳膊,经常给我讲的话。

努力让自己从回忆中醒来。大片的黄褐色麦田尽头座落着我的村。几排整齐的砖瓦房,头上顶着密密麻麻齐整整的银色天线(习惯用天线的多少判断居住率),房前屋后有几棵高大的树木,在寒冬的严刑拷打下,低垂着头,像在思考的老人。树

杈上间或顶着草窝,听老人家讲是乌鸦的家。冬日暖阳下,勾勒出一副静谧的油墨画,惊叹大自然的信手涂鸦。多想看到夕阳西下,屋顶上飘散的袅袅炊烟,多想听到奶奶高低起伏的呼唤,多想看到阿黄陪着爷爷站在村边的石桥上。

作为一名从事史志工作的我来说,职业的敏感让我颇有伤感,想着我的小乡村将要甄灭于历史长河中,我产生了临摹乡村的冲动,重现村落,留住乡情,时不我待。

